# 磻溪畅想曲

□ 罗武昌

据《大理县志稿》载：相传商末之时，姜太公在磻溪垂钓，以待贤者。即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出处。

我想，“姜太公磻溪垂钓”可能是陕西省宝鸡市的磻溪镇，而不是大理苍山脚下的磻溪村。有时我又想，假如没有那条清澈见底的溪水穿村而过，遇上那块巨大无比的磻石，还会有“玉洱银苍百二美，毓秀磻溪画中央”的千秋佳句吗？假如没有那条山与水的分界线——洱海生态廊道，还能有这趋之若鹜的“磻溪S弯”吗？

假如，假如，假如……无数个虚无缥缈的幻想，把我对磻溪的思绪，拉得好长好长……

磻溪村地处大理苍山东坡的锦溪入海口。其实，早在30年前，我和同事就到过磻溪村。那时，交通状况极其糟糕，又值雨季，进村路坑坑洼洼的，坐在吉普车上颠簸得浑身要散架似的，这条路仿佛好长好长。记忆中，村庄很大很古老，巷道深邃悠长。这个古老的白族渔村，就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我想，那时的村民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家乡，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大红大紫”！

再后来，我到大理工作定居，到磻溪村的次数就多了，感受堪称日新月异。记得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始，村庄就有了很大变化，变化最大的是道路交通。路面硬化了，环境整洁了，人们的笑脸灿烂了，生产生活用车多起来了。尤其洱海生态廊道建成后，古朴的村庄，优美的环境，质朴的民风，得天独厚的区位，垂涎欲滴的美食，再加上互联网新媒体匠心独具的宣传，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勾起了人们对磻溪村的无限遐想。

又或许，“磻溪S弯”能成为网红打卡点，与随处可见的古巷、古井、古阁、古壁、古殿、古亭、古桥、古树休戚相关。有些人，是奔着目睹洱海边唯一保存完好的古阁“珠联阁”来的；有些人，是为了瞻仰明代状元杨慎亲自题写的“平分百二”照壁真迹来的；有些人，是为了探寻“分水奇石”那座一直没有完工的跨海大桥秘密来的；还有些人，是为了把爱定格在海誓山盟的地方来的……而我呢，则是为了探寻那“一水一石”。

苍山从北向南有十九峰，两峰夹一溪，有十八溪与之相对应。磻溪东临洱海，西靠苍山。我想，磻溪的魅力，磻溪的古韵，磻溪的亲和力，一定和这“一水一石”唇齿相依。

一水：美丽锦溪

“点苍山，十九峰，峰顶涌出十八泉。一峰一泉相萦缠，流到峰前共一川。”这是诗人对苍山十九峰十八溪的最经典写照。溪水潺潺，装点着苍山和大理坝子，最后注入洱海，构成了一幅“银苍玉洱”的天然画屏。

鹤云峰和白云峰，巍然屹立在大理市银桥镇、湾桥镇境内，被十八溪之一的锦溪隔开。乍一听两峰相对，仿佛只隔一溪相望，其实峰顶相距甚远。白云峰是苍山十九峰的第五座山峰，在大理湾桥境内，海拔3990米，南接鹤云峰、北连莲花峰、西到漾濞马鹿塘，传说常有白云，因而叫白云峰。鹤云峰是苍山十九峰的第六座山峰，海拔3920米，听说以前有一座鹤云寺，常有仙人骑仙鹤来此下棋而得名。

发源于白云峰与鹤云峰之间的锦溪，是苍山十八溪的第五溪，位于大理市银桥镇北部。其实，鹤云峰和白云峰，在苍山十九峰中，绝对称不上高峰。但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没有登顶这两峰。或许，这就是“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的缘故。因为，从锦溪电站往上看，足见两峰的陡峭险峻。锦溪溪谷仿佛是从陡峭的山崖上刀劈斧削般凿成，峡谷高数十丈、宽仅数米，纵深里许，汹涌的溪水从峡谷深处带着浩荡激越的声响喷涌而出，于苍山的雄浑当中，流淌出柔美的味道，缓缓流过磻溪村，灌溉着肥美的田野，养育了一方百姓。

锦溪因两岸一年四季鲜花盛开、花团锦簇而得名。其海拔在2200米至1966米之间，长为4889米，宽约8米，流域面积23平方公里，经鹤阳村、江心村、磻溪村等村落注入洱海。这条美丽的溪流，犹如割舍不断的血脉，千百年来源源不断从森林茂密的山涧流出，滋养着这片富饶的土地，使生长在这里的人们知恩图报，展示了大气明理的古朴民风。

一石：巨大磻石

磻溪，是一个与石头有关的村子，代表着河流的汉字没有“氵”，而是“石”字旁，足以验证这一设想。它起源于何时，兴起何时，发展的每一步，都没有完整的文字可考。对当地的白族来说，它是休养生息的乐土；对走遍天涯的旅行者来说，它是一片值得停下脚步休养疗伤的乐土。

关于磻溪的由来，曾有一个优美的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发源于苍山大峡谷间的锦溪突发大水，一时间泥沙俱下，夹杂着石头顺势滚落，在平缓的入湖口堆积起来，形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砂石层。聪明能干的磻溪人善于就地取材，于是，同“石”和“水”有关的建筑比比皆是。其中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停留在入湖口，锦溪水哗啦啦从磻石上流过，这个村庄就取名磻溪，也就有了“磻石镇中流，平分山河百二”的传说。

磻溪地处大理坝子中轴线上。相传观音菩萨曾化装成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来到磻溪，看着当地百姓到洱海东岸赶集、走亲串友、割山茅草、建房取石都要靠船只运送，辛苦不说秋冬季节风高浪急，常有船沉人亡的事故发生。观音菩萨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想架设一座跨海大桥方便两岸群众往来。观音菩萨大发神功，忽然从地下长出一块石头，慢慢向洱海岸边方向延伸开去……石头长着长着，一声“公鸡报晓”的鸣鸣声传出，观音菩萨无法施展法术，石头就停止了生长。村里人念及观音菩萨的恩德，就在这块大石头上建了一座寺庙，叫“隔岸寺”。如今，隔岸寺已经了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分水奇石”，静静立于磻溪本主庙前。

明代四川状元杨慎，在嘉靖三年(1524年)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去往保山途经大理磻溪村考查时，题写了“平分百二”几个大字，被后人建“平分百二”大照壁以示纪念，照壁立在磻溪完小旁。说来也巧，修建“隔岸寺”的这块观音菩萨用来架桥的奇石，正好把大理坝子和洱海一分为二。从磻溪到喜洲古镇10公里，到大理古城也是10公里；从磻溪到上关龙首关25公里，到下关龙尾关也是25公里。人们过去用“华里”作为距离的计量单位，50公里即100华里，坝子长100华里，洱海长100华里，正好是两个一百，故称“百二”。“苍洱无双地，百二由此分。”这就是“分水奇石”的由来。

一条美丽的河流，一块传奇色彩浓厚的石头，让区位优势独特的村庄更显得神秘莫测。外加一部爱情电影《五朵金花》，一部古装武打电视剧《天龙八部》，一部生活情景剧《去有风的地方》，让大理更是光彩夺目。

磻溪有“水阁凉亭”“珠联阁”“永济桥”“古宅”“古巷”……有“草堂”“酒吧”“咖啡厅”“茶室”，还有绿树、草地、美食……更有年轻人追捧“山盟海誓”的逐梦之地“磻溪S弯”！

在这里，你可以闭上眼睛，面朝大海静静地坐着，任凭柔软的海风在脸颊间放荡，听潮起潮落，你就能接通古渔村的“地线”，感受这条溪流及这块石头的“独一无二”。又或许，你可以邀约三五好友，放慢脚步放下日常负重，选一间靠“海”的酒吧，凭栏远眺看日出日落，在海鸥与海菜花接触的缝隙间小酌几杯，待飘飘欲仙时，于躺椅上听一首《去大理》或《画你》……走近磻溪，走进梦幻般的磻溪里，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你！

游 踪

# 云南驿古道上的李家大院

□ 李 雪

一脚踏上铮亮光洁的青石板，心有戚戚焉！一座微小的城池，烙着经年的风雨沧桑，宠辱不惊，静默嫣然。时光流淌，却依然如雨后梨花，雪中香梅，铭刻于一片片青砖碧瓦，一座座古门老坊。走过横街竖巷，数千年烟云往事，老人额头的皱纹那么深，手里的拐杖那么长。新雨洗涤，尘埃落尽，又见彩云斑斓。向西延伸的古驿道上，散落着磨砺千年却不甚平坦的溜光石镜，诉说着千年往事。

祥云县云南驿村的青石板街道上，有两个大姓人家，李氏和钱氏。李氏是耕读人家，大多数家庭都有很多的土地，他们不经商，孩子们读书习字，活得质朴单纯。从村东头的牌坊往上数的第六个院子，是李家大院六院，清朝末年是李茂建盖，占地面积448平方米，建筑面积798平方米。坐南向北，四合五天井，为四合院式小青瓦顶木结构走马转角楼。

云南驿村的李氏是明军屯田时候祖辈从南京迁徙而来的，后代子孙较多，从《李氏族谱》来看，后分为五个支系，这是定居云南驿的一个大支。清朝末年时，李茂开始从事经商，主要从事经营纺织业，买卖线、布，渐渐成为云南驿有名的“线长”。1900年初，他用买卖半辈子线的钱在古驿道上买了繁华路段的一块地，带领他的两个儿子李建阳、李荣阳盖起了一幢四合院，占地面积700多平米。建房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李家人前后用了10年的时间才全部修建完成。

院子是传统的四合五天井结构，中间一个大院子，在东南西北角各带一个小天井，土木建筑，两层结构，雕梁画栋。大门的门头飞檐翘瓦，门边用巨大的石板砌成，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方形石墩。大门是用两寸多厚的椿树木板做的双合门，两米多高，门上镶嵌一个很大的铁栓。一层房间的地面用青砖铺砌，木格子窗户，房间里面套房间，层层深入。楼上的四围防护栏全用两寸宽的木条做成，既美观又防盗。楼上夹层处还设计有隐秘的暗室。院子坐南朝北，南面为正堂屋，院心四周用长条形青石镶砌，青石块四四方方整整齐齐，都是到十多里外的大波那村石山上买来，当时用牛车拉回来。整个院子庭院深深，宽敞明亮，冬暖夏凉，蔚为壮观。如今，一百多年的院子依然岿然屹立，令每一位参观的游人由衷赞叹。

新房建成后，开马店，生意兴隆。到抗战期间，李家的这个大院子曾一度作为空军军官学校教官指挥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茂的第三个孙子李光友(1919年出生)，17岁参加滇60军，开赴抗日战场打日本，牺牲在山东台儿庄。李茂的第四个孙子李光祥(1921年出生)，18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第八支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身经百战，多处负伤，后离休。

1938年初，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空军军官学校(初级班)搬迁到云南驿训练飞行员，李家大院作为教官指挥部。后因日本飞机多次空袭轰炸，空军军官学校教练机、人员均损失惨重，于是在1942年初全部迁离云南驿。国民党空军指挥部搬出大院，国民党邮电局和36电台进驻。1949年3月，国民党邮电局和36电台，在邮电局职工地下党陶玉章的动员策划下，全体人员宣布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第八支队，于是边纵八支队有了第一部电台，为解放滇西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茂的第二个孙子李光贵，原来一直在自家的马店里帮忙打杂，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马帮的运输队伍。马锅头们戴着草帽，穿着赶马装，脚上穿着草鞋，握着马鞭，注视着前方，与队伍紧紧跟上，就这样积年累月，走进了新中国，马帮被编入了路桥公司的运输大队，他成为了一名修路建桥的工人，直到退休。

如今，院里一米多高的大水缸还在，用四块非常大的青石构成。移栽来一棵木槿树，先是开雪白的花，又嫁接了紫色木槿，每年夏季都会开出两种颜色，一半是雪白，一半是紫红，美丽的花树常常令路人驻足观望。李光贵的儿子李志发已经年逾古稀，他经常给游客们讲述着饮马水缸的故事：“当年，大院里开马店的时候，家里人每天半夜就要起来去龙潭井挑水，能装二十担水呢，挑好水，天就亮了，住店的人都起来了，得赶紧替他们喂好马，给他们煮好饭，他们都急着赶路呢。”

光阴一闪而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安静地坐在李家大院的门槛上，倚着门坊，耳边拂过清风，沁一口清甜的普洱茶，听听云南驿的古往今来，长长短短……

随手拍

秋 游

**拍摄时间：**10月20日

**拍摄地点：**大理市洱海生态廊道

**作　　者：**夏传武

# 徒步小鸡足

□ 熊子军

小鸡足在巍山县城西南方向，位于青华乡和五印乡交界处。因形状像一只独立的鸡足而得名，是巍山西面最高的一座山峰。虽然山形和庙宇规模无法与宾川的鸡足山相比，但小有小的灵秀，小有小的风姿，它在五印、青华和牛街人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记得小时候，每年农历正月十四，小鸡足周边十里八乡的群众，都会沿着小鸡足的山脉，浩浩荡荡地汇集到山顶，名曰“朝山”。从我老家牛街乡直捷大村到小鸡足，大概需要走三个半小时的山路。一大早就得出发，还要背上两个米饭团。我管不住嘴，每次刚翻过村子对面的“刘家坡”，就得偷偷吃上一个米饭团，然后一路北上，爬山坡、钻栝子，到达闭利色林场后再吃上一个米饭团，才能勉强撑到终点。

“山寺无门望云封，古刹无灯凭月照。”小鸡足的山门是空的，中间没有门板，两面通透，站在门口往里看，一条弯曲的林荫小路直达茶花寺。站在门里往外看，可以看到茫茫的云海和重峦叠嶂的远山，像一扇天然的大门，上面的水墨丹青随四季而变化。出门往东走几十米，青华方向的山坳上有一块空地，特别的热闹，有打歌的，有对调子的，有卖油粉的，还有用瓦片烤豆腐卖的，欢快的笛声和粗犷的芦笙声此起彼伏，瞬间打消了徒步登山的劳累。于是，我们几个小不点迫不及待地挤入打歌场，学着大人的模样开始蹦蹦跳跳。虽然不会唱调子，也听不懂大人们唱的是什么，但最后一句“嗖啊”还是能够吼到点子上的。

小鸡足周边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没有什么人家。那时候不通公路，最近的五印新家村和青华阿嘎村也都要走上三四公里的山路，所以散会的时间比较早。

“怪石崚嶒路屈盘，下山更比上山难。”上山的时候，因为有目标，所以路再难、坡再陡，也不怎么觉得辛苦。下山的时候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再加上去途的辛劳，所以下山就觉得非常难。于是，我从小就在心底滋生了一个夜宿小鸡足的念头，一是可以看落日美景，二是可以感受“殿前无灯凭月照”的小鸡足夜景，三是可以缓冲我上山下山持续往返的徒步压力。如今，小鸡足早已通了公路，这个想法得以实现。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从青华狮子口到小鸡足的这条徒步路线，每年都要呼朋唤友走上两三次，全长大约8公里，沿途还有许多参天大树、花花草草和飞鸟走兽。如果三四月份去，还能欣赏到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有红的、粉的、白的，还有红白相间的，偶尔还能看到几株野生的山茶花。

曾经山门前的那块打歌场，早变成了财神庙和生活管理区，南面台阶上盖了一间庙宇，北边靠山的方向是厨房，东西两侧是两排简易的客房，有四个大通间，可住二三十人，夜宿小鸡足已经不再是梦想。中间的院子打了水泥地面，每年正月十四依旧用来打歌、对调子，打歌场中间火塘的位置还种上了一棵山茶花，主要是为了防火，也为院子增添了一抹生机。

美食地理

# 家乡至味：油鸡枞

□ 钏国富

云龙县山地多，莽莽林海，处处生长着野生菌。在各种菌类之中，备受人们宠爱的要数鸡枞了。鸡枞内部有纤维结构，颜色形状像鸡肉，味道堪比鸡肉鲜美。鸡枞的形状如一把伞，顶部凸起，表面光滑，又像一顶斗笠。

云龙产的鸡枞有黑白两种，黑鸡枞也称青鸡枞，深受市场欢迎。事实上两种鸡枞没有本质差别，味道无二，一样鲜美，只是人们的感官体验不同而已。

鸡枞的吃法有很多种，炒吃是比较传统的吃法。用诺邓火腿炒鸡枞，简单方便，不需要复杂的工艺，不需要高端配料，原汁原味，火腿的香味把鸡枞的鲜美推向极致。煮汤，也是鸡枞的经典吃法。先把洗净的鸡枞煮熟，再加入剁细的精瘦肉末，配点香菜，唯美鲜香，口感爽滑，老幼皆宜。

鸡枞集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与恩赐。鸡枞有大自然的味道，有家乡的味道。山里人对鸡枞的感情无以言表，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身居何职，不管你腰缠几何，每到雨季都会想起鸡枞的味道，鸡枞的味道才是家乡的味道。

为了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鸡枞的美味，人们把鸡枞作油炸处理，做成“油鸡枞”，既可长期保存，又让鸡枞的香味飘得更远，以飨在外的家乡人。

油鸡枞的制作比较简单，不需要高深的厨艺，一般人都可以制作。清洗鸡枞是基础，也是关键，鸡枞从土壤里冒出来，顶部、鸡枞秆沾满了泥土砂石、树叶杂草，要耐心把杂物清洗掉。清洗前先用小苏打或麦面浸泡半小时，清洗时用毛刷一朵一朵轻轻刷洗，切忌大水哗哗猛冲。有的老人喜欢用南瓜叶擦洗，确保鸡枞不会损坏。

清洗完毕的鸡枞用手撕成大小基本一致的条状，不能用刀切，以免影响油鸡枞的口感味道。清洗后的鸡枞放置在筲箕里，沥去水分。

准备工作完成了，开始炸鸡枞。用菜籽油或核桃油烧至适合温度，放入鸡枞，不停翻炒，以蒸发水分，待鸡枞泛黄时放入辣椒、花椒、大蒜和盐，继续翻炒，炒至深黄色即可。炒鸡枞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掌握火候很关键，炒好的油鸡枞可以放置很长时间。

油鸡枞香味绵长，鲜美爽口，是老百姓的最爱，可以单独食用，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增加香味的配料，佐配各种美食，如煮面条米线加拌一点，凉拌黄瓜加拌一点，甚至街头小吃卷粉都加配一点，既增色添香，又诱人味蕾。

家乡的油鸡枞，让人难以忘怀！

# 我州四位作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本报讯**（通讯员 阿颖畅）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2023年新会员名单，我州魏向阳、张继强、杨灵芝、吉海珍四位作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魏向阳，笔名大魏、良知、晓舟等，男，白族，1958年生于大理，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作家网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各大报刊媒体发表作品千余件，著有散文集、诗集各两部，作品被编入中国作协编选出版的《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等数十部合集、选本。

张继强，男，1970年生，云南永平人，《博南山》杂志主编，作品《心中的河》《拥有年轻》《洱海的流程》等散文在《黄河报》《云南日报》《四川日报》《大理文化》刊载。出版专著《博南古道探秘》《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博南古道》三部，其中《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获大理州2014年度公开出版图书奖，《博南古道》入《发现云南》丛书第一辑并获2023云南省十大好书奖。

杨灵芝，女，汉族，笔名林夕，大理州祥云县人，系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云南之源》和诗集《太阳雨》《水面的厚度》《一个人的苍茫》，其中《太阳雨》（作家出版社）获云南省优秀文学作品创作奖，诗作《远山近树》入选2015年首届《现代诗经100首》。

吉海珍，彝名妮米阿露，女，彝族，1985年出生，云南漾濞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在《民族文学》《散文诗世界》等杂志发表过多篇文章，散文集《出生地》被列为中国作协2017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篇目，入选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五辑）。

近几年来，我州连续有多位作家被中国作协所吸收，迎来了我州作家加入中国作协的热潮，彰显了大理“文献名邦”的深厚底蕴，预示着大理文学事业发展前景广阔、大理文学创作成果丰收，文学氛围浓厚。

# 李达伟长篇散文《苍山》出版

**本报讯**（通讯员 阿颖畅）近日，我州青年作家李达伟长篇散文《苍山》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李达伟长篇散文《苍山》入选百花文艺出版社“满天星丛书”，全文共计18万字，主要以苍山中的那些村落和在苍山中生活着的人们，以及苍山本身的自然等作为观察和写作的对象，以引出读者对自然、生命以及人类精神命运的思考。

李达伟是我州近几年来在文学创作上较为突出的作家，198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益文学院签约作家。迄今已有逾两百万字作品见于《青年文学》《散文》《清明》《天涯》《大益文学》《大家》《美文》《民族文学》《时代文学》《广州文艺》《百花洲》《西部》《湖南文学》《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刊物。出版有散文集《暗世界》《大河》和《记忆宫殿》等。曾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云南文学奖、云南省年度作家奖、滇池文学奖、《黄河文学》双年奖等。